



提笔与从戎，殊途归一同

Appreciation on Peking Opera <Yu Men Guan>

京剧《玉门关》唱词赏析

□张震

【二黄慢板】
 听树梢风悠悠
 人烟寂静
 对此景不由人
 心不安宁。
 都只为鄯善王
 犹豫不定，
 怕的是通西域
 大功难成！

京剧《玉门关》为小生唱工戏。据《燕尘菊影录》记载，龙德云、姜妙香、张宝昆等均工此戏。剧情叙述东汉班超出使鄯善。开始国王对他很客气。可不久，匈奴使者（剧中改为匈奴王）



■《玉门关》，何时希饰班超

也到鄯善活动，鄯善王首鼠两端。班超警觉，怕他倒向匈奴，自己不但难以完成使命，并可能危及生命。

于是，唱这四句二黄慢板。第一句唱词，悠悠舒缓、寂寂平静，用以反衬、张弛剑拔弩张的局势，达到了“蝉噪林愈静、鸟鸣山更幽”的艺术意境。表现班超所处的环境表面平静，底下却暗流汹涌，给人以山雨欲来的压抑感。同时，也为后面的剧情张本。

分析形势后，班超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某晚，他带随从36人乘风纵火，击斩匈奴使者。鄯善王见状，遂与汉合作。

该剧基本取材于史实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班超贫，受雇佣抄书养家，很辛苦。一次，扔下笔，叹气说，大丈夫要立（军）功，博封侯，不能“久事笔砚间”。后来，果如所愿。这就是投笔从戎的故事，曾多次被编为戏剧，例如元鲍吉甫的《忠义班超投笔封侯》、

明丘浚《投笔记》、现代翁偶虹《投笔从戎》等等。

班超的故事曾激励很多读书人弃文从武。小时候，我也非常羡慕班超的所作所为，认为男子汉就该如此。后来，现实使我懂得了，人生无论提笔还是从戎，甚至做工务农、求田问舍，林林总总的拼搏、努力，形虽异而质实同。

我从小就有“尚武”精神，曾以立马横金刀的架势提细竹竿，轰鸡赶鸭；以挥剑决浮云的气概持苍蝇拍，顾盼自雄。

进小学时正赶上“深挖洞”，成堆的黄沙石子，是我们“冲锋陷阵”的地方。我也在沙堆上深挖洞，架上细棍，覆以枯叶废纸，再撒浮沙，使其颜色和周围的相同。然后，躲在暗处或佯若无事蹲在旁边沙堆上玩耍，等着看别人“马失前蹄”。

二三年级课间游戏，男同学常常



追逐厮打。我指东打西、追南逐北，颇有嗜恶叱咤，十余人皆废的气势。因此，同学都有点怕我。后来看小人书，知道了太平军，就把玩伴编为“部曲”；还秘密制造“武器”，偷偷抽取围工地的篱笆上的竹片，削成长剑。

既带“兵”就想打仗，我曾“合纵连横”附近两个居民新村里的小孩，去“讨伐”别村的孩子。在路边堆成品字型巨大的水泥落水管中，召集“军事会议”。先战前动员，声讨其罪；再当场封官，“英王”、“干王”封了一堆。

到了约定日子，好些家伙临阵畏缩，不见踪影。我毅然带着“联军”——总共五六个人，行军三四十米赶到茶陵路和茶陵北路交接处。对方隔着马路看见来者不善，先飞来一石子。于是，两边“没羽箭”纷飞，最后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胖阿姨一声呵斥，双方一哄而散。

五年级，痴儿了却功课，多次在同学家十几平米的斗室内，四五人分成一拨地上，一拨床上，以床铺为战壕，以棉被为路障，对攻。鸡毛掸子与竹扫帚共举，绣花枕头和毛巾被齐飞。有一次，枕头砸翻了炒酱碗。

检视此情形，小男孩，类相同。

中学了，心随年龄长，“尚武”情结衍生成“功名心”。燕雀鸿鹄频幻想，将相本无种；带甲百万，扫荡数千里。虽是“童之梦”，却喜宗泽诗：“伞幄垂垂马踏沙，水长山远路多花。眼中形势胸中策，六军徐行静不哗。”大将风度，从容不迫，恰似巍巍乔岳，镇靖四方，毋庸发舒，云气自润。自诚时刻多稳重，喜怒不改即时容。少年心志当拿云，智商依然属幼稚，痴梦酣酣兴冲冲。大学毕业时，自抒凌云志，

白纸落黑字：不在雕虫在屠龙。

检视此情形，大男孩，类相同。

无奈需为稻粱谋，吞声自解嘲，苍鹰屈身向鸡笼，暂栖一枝作冗从，待时而动。不到三两年，平地起股疯。豫园一股价千元，转眼即可变富翁。升斗小民较锱铢，对此能不两眼红。闺阁内、餐桌旁、菜场外、花园里、道路边、公车上，言谈中，毛发耸，人情汹汹，似波涛涌。我亦随狂风，功名心换利禄梦。纠集三五人，合兵(币)五千众。初始颇得利，浑身热烘烘。眼见钱生钱，亲戚朋友纷纷从。黄金币、白银铤、养老钱、棺材本，翻箱笼、细搜求、双手捧、踵接踵、频频送，涓涓细流、点点滴滴都汇拢。其数逾百万，选我当总统。羨彼淮阴侯，多多善为功。如挂招讨印，意气贯长虹。真金白银胜负手，不似儿童过家家，土饭泥羹盛满钵。“招讨”责任重，红盘衷心喜，望绿锥心痛。一年复一年，绿绿又红红，大势泥不决，钝刀割重重。怕深套、作股东、心忧恐。昙花既已消，瓦岗再难共，聚义堂变分金厅，幸能保本微利红，功名利禄美梦空。

检视此情形，穷老男人，类相同。

“招讨”自检讨，身非天骄种，数奇运命穷。苦海茫茫漾孤篷，唯有向书丛。凭兴趣，没系统；渐渐涉万卷，不为经世用，任由灰尘落笔筒。

不料，前年有同学出版《有戏人生》，嘱我作序；年前又有同学出版《声色》，邀我作评。我深知，出书对于许多曾报考中文系的人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，甚或是其人生的终极情怀。因此，奉命唯唯，下笔迟迟，唯恐文字粗疏，对不起朋友。

铺纸笔尖涩，愁眉思路穷。一字

一斟酌，几句几思想。虽没有，朝忘食而夜振衣；却也是，坐精思而卧熟虑。我感到了文字的倔强和桀骜。若不了解其含义、不掌握其属性，就无法调度自如、灵活运用。提笔就像带兵，文字如骄兵，鞭策不稍动，一字有不协，整句意不通；语句似悍将，调配费踌躇，一句有不妥，全篇意不同。

于是，理解了袁世凯为什么一旦碰到难办的事就会说：“这比写文章容易多了。”他没有考上科举，在他的手里，士兵不听话，可以斩首；文字不听话，却束手无策。

提笔和从戎如此相似，作文和带兵打仗如此相似，著书立说和攻城略地如此相似；甚至文人出书后，志得意满兴奋的样子，签字、钤印、摄影留念一如武将凯旋，刻碑、勒石、凌烟阁图形。虚荣心和满足感竟也如此相似。

检视此情形，穷酸男人，类相同。

熙熙为利来，攘攘皆利往；人生诸般作，名利将无同。

更转一层想，武将之剑或许及不上文人之笔。倒不仅仅是武将老去，肘生垂杨；学者积年，号称大师。还应该是，古有“三不朽”，立言胜于立功。

班超通西域立大功，可如果没有唐之强盛、清之辽阔，没有左宗棠征西，其功赫赫，今又何如？不信，试看霍去病，“封狼居胥”今何在？勒石已成空。班超之兄班固，“久事笔砚间”，提笔著《汉书》，至今给人以启迪。有人曾问章太炎有没有永久宝贵的国粹？他回答：“有之，即其国以往之历史也。”历史需要创造者，更需要记录者。其实也是一体两面。提笔与从戎，殊途归一同。 灞